

V 宋代文學

蘇軾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
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

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周邦彥

浣溪沙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
新筍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

蘭陵王（柳）

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聞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

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李清照

一剪梅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卻上心頭。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幮，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岳 飛

滿江紅

怒髮衝冠，攢櫛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陸游

釵頭鳳

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
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泥
絞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辛棄疾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
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
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
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青玉案

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
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釵，笑語盈盈
暗香去。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嘩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蘇洵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

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周敦頤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亵玩焉。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張 載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悖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蘇 軾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鄜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沉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鏗鏗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文天祥

正氣歌 并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潮，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

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蒼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圄溷、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幸而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VI 元明清文學

關漢卿

四塊玉

別情

自送別，心難捨，一點相思幾時絕。憑闌袖拂楊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

閑適

(一)

舊酒沒，新醅潑，老瓦盆邊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閑吟和。他出一對雞，我出一箇鵝，閑快活。

(二)

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閑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

張可久

人月圓

春晚

萋萋芳草春雲亂，愁在夕陽中。短亭別酒，平湖畫舫，垂柳驕驄。一聲啼鳥，一番夜雨，一陣東風，桃花吹盡，佳人何在？門掩殘紅。

長亭送別

(夫人、長老上，云：)今日送張生赴京，十里長亭，安排下筵席。

(旦、末、紅同上。旦云：)

我和長老先行，不見張生，小姐來到。(旦、末、紅同上。旦云：)

今日送張生上朝取應，早是離人傷感，況值那暮秋天氣，好煩惱人

也可！悲歡聚散一杯酒，南北東西萬里程。

【正宮端正好】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

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滾繡毬】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倩

疏林掛住斜暉。馬兒速行的行，車兒快快的隨，恰告了相思迴避，

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

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

(紅云：)姐姐今日怎麼不打扮？(旦云：)你那知我的心裏呵！

【叨叨令】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甚勝心

情花兒壓兒，打扮的嬌嬌滴滴的媚；準備着被兒枕兒，只索昏昏

沉沉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揔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

人也麼哥！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久以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悽悽

惶惶的寄。

(做到，見夫人科)(夫人云：)張生和長老坐，小姐這壁坐，紅

娘將酒來。張生，你向前來，是自家親眷，不要迴避。你今日將驚

驚破你，到京師休學沒了俺孩兒，再搵一個狀元回來者。(末云：)

小生托夫人餘蔭，憑着胸中之才，視官如拾芥耳。(潔云：)夫人

主見不差，張生不是落後的人。(把酒了，坐)(旦長吁科)

【脫布衫】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煙衰草萋迷。酒席上斜簽着坐

的，蹙愁眉死臨侵地。

【小梁州】我見他擱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見了把頭低，

長吁氣，推整素羅衣。

【么篇】雖然久後成佳配，奈時間怎不悲啼！意似癡，心如醉，

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

教條示龍場諸生

王守仁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慳情，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張岱

陶庵夢憶自序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緘緘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

飢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日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顛，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粳，仇甘旨也；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煙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與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旋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待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

如遊舊境，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

昔有西陵脚夫為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真，自啣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為癡人則一也。

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嚙。因歎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表，猶思摹搨二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顧炎武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恃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衆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

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闖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袁枚

祭妹文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騎夢幻想，寧知此為歸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仇讎，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受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

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慄然赴目。予九歲，憇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斲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倚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矚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為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嬰媿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為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嬈，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眎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媿，而

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為汝悲，實為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

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尚殄殫，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為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愒已極，阿孀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即遊，亦尚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尚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為阿爺侍者朱氏，一為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疇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尚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曾國藩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戰戰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濕，火就燥，無感不辭，所從來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羅貫中

三國演義

赤壁鏖兵

孫權屯兵柴桑郡，聞曹操大軍至襄陽，乃集衆謀士商議禦守之策。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孫權猶豫不決，乃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

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柴桑郡。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入見孫權。禮畢，曰：「操雖託名漢相，實為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且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為其後患，而操久於南征，一忌也；北軍不熟水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東吳爭衡，二忌也；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藁草，三忌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

權矍然起曰：「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瑜曰：「臣願為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恐將軍狐疑不定。」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與此案同！」言罷，便將劍賜周瑜，即封瑜為大都督，程普為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即以此劍誅之。

次日，周瑜點齊軍將，入辭孫權。權曰：「卿先行，孤即起兵繼後。」瑜辭出，與程普、魯肅領兵起行，一同登舟，駕起帆檣，望夏口而進。離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結營，週圍屯住。

兩軍隔江對壘，至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

瑜急入帳喚集諸將聽令。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

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為號。第二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肥接應之兵，就逼曹營，放火為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接彝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往漢陽接應董襲。

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卻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徐盛、丁奉為左右護衛，只留魯肅及眾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兵有法，甚相敬服。

卻說孫權差使者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為先鋒，直抵蘄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為後應。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礮，南屏山舉旗號。各各準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

卻說曹操在大寨中，與眾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隄防。」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為怪？」

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歹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即糧船也。」操大喜，遂與眾將來到大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

且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定，捉到江邊皂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

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湧。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風大笑，自以為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慢，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者，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

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省悟，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喝：「快下了蓬！」

言未絕，引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大亂，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煙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礮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澈地。

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煙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煙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忽張遼駕一小脚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數十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刃，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覷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

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尋着馬匹走時，軍已大亂。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到：「後梢舵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公覆也！」急教救起。

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着槍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

不說江中鏖兵。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十數處火，接應甘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四下裏鼓聲大震。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引十數騎到。操令軍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闊可走。」操徑奔烏林。

正走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抵敵呂蒙。卻見前面火把又起，從山谷中擁出一軍，大叫：「凌統在此！」曹操肝膽皆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戰一場，一路望北而走。忽見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顛，有三千北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恰好接着曹操。

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馬，心中稍安。馬延、張顛二將飛騎前行。不到十里，喊聲起處，一彪軍出。為首一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也！」馬延正欲交鋒，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張顛挺槍來迎，寧大喝一聲，顛措手不及，被寧手起一刀，翻身落馬。後軍飛報曹操。

操此時只望合肥有兵救應，不想孫權在合肥路口，望見江中火光，知是我軍得勝，便教陸遜舉火為號；太史慈見了，與陸遜合兵一處，衝殺將來。操只得望彝陵而走。

蒲松齡

聊齋誌異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鬪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為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為人迂訥，遂為里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銅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

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問。見紅女白婆，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爇香於鼎，再拜。巫從傍望空代祝，脣吻翕闔，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動，片紙拋落。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小山下怪石亂臥，針針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蟆，若將跳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成。

成反覆自念：「得無教我獵蟲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真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針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蟄，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蟄入草間。躡跡拔求，見有蟲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搯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

連城拱壁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蟹白粟黃，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

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出。

未幾，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

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嘿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近撫之，氣息惛然，喜置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為念。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覘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

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傍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躍落衿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脰，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恐不當意，思試之鬪以覘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作，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鬪盆。小蟲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豬鬃毛撩撥蟲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齧敵領。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似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成

益驚喜，掇置籠中。

翼日，進宰。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鬪，蟲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捷、青絲額……，一切異狀，徧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鬪，今始甦耳。」撫軍亦厚贖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躐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劉 鶚

老殘遊記

大明湖

老殘動身上車，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為有趣。

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價酒錢，胡亂喫點晚飯，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來，喫點兒點心，便搖著串鈴，滿街逛了一趟，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前。下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

『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上寫著「杜工部句」，下寫著「道州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甚麼意思。

復行上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為難的那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尚不斷的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

正在歎賞不絕，忽聽得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臺樹木，格外有了光彩，覺得比上頭的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

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著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為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著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一副舊對聯，寫的是：

『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舫穿藕花。』

過了水仙祠，仍舊上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得船嗤嗤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繃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喫著，一面船已到了鵲華橋畔了。

Selected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SBN 0-88111-008-6